# 十字架的比喻

(Parables of the Cross)

莉莉娅·乔特（Lilias Trotter）

## 目录

第一篇 死亡是生命之门

第二篇 向罪的刑罚死是通入称义生命的途径

第三篇 向罪死是通入圣洁生活的途径

第四篇 向一切合法的事物死是通入降服生命的途径

第五篇 向自己死是通入牺牲生命的途径

## 第一篇 死亡是生命之门

「死亡是生命之门」——在这句古老的话中，隐藏着极深的见解。因为照人天然的想法，总认为死亡就是在衰败与瓦解之中，一个可怕的终结。从人类本身的立场看来，这是对的：死却为罪的工价，是一个终结。

但是，从上帝的观点来看祂对世界的救赎，则远超越于此。祂处理了这件由咒诅所带来的事情——死，把它做成一道通往荣耀的路径。死亡变成一个起头而非终结，因为它成为一种释放新生命的方法。

因而本书中所论一切有关死亡与生命的比喻，其教训中所含的盼望，都是仅对那些已归向祂、蒙了拯救的人有意义。向那些还未归向祂的人，死亡仍然意味着不能避免、不可改变的可怕灭亡，它对他们毫无曙光。

\*\*\*\*

「十字架上的死」——死亡胜利的一刻——正是神的门打开之处；而这门就是我们人生旅途中，要一再来到的地方。却使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每次经过它，都带来一次喜乐的复活，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；因为每次的死，是一次更深的死。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「从一个世界中被释放出来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中」的过程。死，正如有人所说的：「是使我们脱离任何一个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惟一方法。」

「死是生之门。」对我们而言是这样么？我们是否已学会了下来——再一次，在安静和信心中进入它笼罩的阴影里，知道总有「一个更美好的复活」在其之上？

从植物的生长过程中，它的萌芽、开花与结果，我领悟了这教训：由死中释放出能力的教训。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乃是正如神许多说话方式中的一种，是由祂的圣所，为我带来了能力与喜悦。

从那初春乍临的提示里，我们难道还看不出十字架的标记么？有许多的例子，比如栗树，当第一片旧叶开始枯萎前，那来年的新芽就已出现在枝头，成长出自己的形态；在别种的植物身上，叶芽似乎都带着初生的记号，就是在冒出树茎时，所显出的血红色。让我们回溯到植物生长的第一期，血红色都印在子叶、子芽和甚至隐藏的枝芽里。比方观察橡子，当它开始破壳，看那幼树是何等地带着新出生的标记——血红色——就是当黑夜破晓，在棱镜光谱上首先出现的色光，也是日出晨曦的色彩。最近科学家也告诉我们，当一颗新星从以前那颗将死的旧星中，生出而进入宇宙中时，它正是发出这种同样颜色的光芒。

在自然界中是如此，在恩典的世界中，无论如何更是如此，就是，每一位要进入真实生命的人，必须在一开始就披戴这血红的印记；每个人都必须是「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」。他出去必须通过十字架的门。

这是必要的！死是出离这个我们所住的、已被定罪的世界的惟一出路。我们既已被关闭在这世界里，任何要靠己力挣脱出去的尝试，都是徒然的。没有甚么能够撤消这道法令：「凡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」

惟一剩下来的选择是：要么服在老亚当之下，承受我们自己的死亡——就是进入神原来提到死所表示的一切含义；要么服在基督之下，接受另一位为我们代死？

只有等到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一无希望，深受捆绑，坐待灭亡之时，神荣耀、美丽的逃脱之法才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在其中把自己交给祂。当信心抓住了这件事实：「祂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」以后，一切的抵挡就都消除，我们便接受了这由高价所换来的代赎，我们出来进入生命里，不仅得了赦免，而且被洁净，被称为义了。

## 第二篇 向罪的刑罚死是通入称义生命的途径

当我们得着自由以后，我们发现，在十架的那一端，一种新的生活真实地开始了：那位钉死者的大爱，摸着了我们生命中的源头，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里——是在敞开的天堂底下。「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」（彼前三18）

是否有人读了这节圣经，却还在尝试用「其它方法」从肉体的生命进入属灵的生命，来代替这十字架的方法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就像从今天进入明天，却不经过黑夜一样不可能。你的争战是反对神的。降服下来，加入神这边，现在就降服下来吧！

\*\*\*\*

进入这段与神和好的生命的过程里是有福的，但若有人只停留在这，认为目标已达到，以致萎缩成一个——不妨这么说——发育不全的芽，那就太可悲了。我们被呼召的目的是成圣，而不只是得平安而已。

因此，一个在心里对神的声音忠实的人，他会很快地，再次面临一个更新得释放的需要。有两种生命同时在他里头：一种是新生而微弱的，另一种却是顽强旧有的。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」（加五17）意志的力量被分化为两部分，有如树身的汁液一部分流入老的，已被宣判为绝症的旧叶，另一部分流入新长的芽苞。结果是一国分裂成二，自相分争。有时这一方的生命成长而茂盛，有时却是另一方；有时是二者彼此倾轧，直到最后不得不被迫喊出：「我真是苦阿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」（罗七24）

这里当我们再一次面临绝望的境况，看出自己追求圣洁的努力是何等地无效，就和我们要靠自己努力，来得神的悦纳是一样地无效时，那逃脱的生门才又重新向我们打开。

因为，荣耀归于神！从这种挣扎又失败、犯罪又悔改受辖制的生活，（有许多人在得赦免的问题解决后，仍然挣扎了多年。）正是有一条得逃脱的正路！而那条路是再一次藉着死。

植物在新叶能长得繁茂之前。必须先完成它死的过程。必须在旧者与新者成长之间，先做好一番盘算的抉择，必须有一方要让位于另一方；橡子终归要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不再保留它先前的老样，而愿意让所有的汁液都流向新生的芽中：枝干必须把树液从去年的旧叶中收回，转向流入今年的新芽中。

在一个人能真正地进入圣洁的生活，享受它无尽无限的祝福之前，他必须要先做这同样的抉择——一切所知的罪必须都盘算着要放弃，这样，复活的生命之流才能充分地运行。

「可是，」你说：「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试过了：我祷告，我也下过决心，但是意志总是又跑到老的路上去，在我不知不觉的当中，仍然保留那些旧有的而活着。」

请看我们的比喻。你若摘下一片枯叶，放到显微镜底下检视它的叶柄，你会发现，它旧有的通道都被一些肉眼看不见的阻塞物堵住了。这株植物已向去年的老叶关了门，宣判它要衰亡，不久，毋需进一步的努力，叶梗就松弛了，当神的风向它一吹，就会掉落了。

然而，甚么是我们能拿来放在自己与旧习性之间的阻塞物呢？那份可用来印在其上的「死刑判决书」在那里呢？

再度回到十字架！就在那儿——是我们可以达到的——「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」（罗六6-7）

## 第三篇 向罪死是通入圣洁生活的途径

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封闭了罪的生命；就如一个被阻塞的通道，十字架成为我们与罪恶之间，一个有福而看不见的阻隔。只要我们「算」它是在那儿：亦即，藉着信心与意志，持守它在那儿。而是敞开的坟墓，是那条通入生命的敞开大道，就在这生命里，我们复活的大能，能够充分地发展出一切春天的活力。

树汁——意志——「自我」——从旧有的生活形态、目的与喜好中收回，改流入新的里面。转向另一边流去，我们持住：现在的这一个才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惟一有权力活着的。我们算自己向旧的已经死了；我们算自己向新的才是活的；「脱去」旧人，「穿上」新人。

举个实际的例子。当一个怀疑、惧怕的老念头，又顽强地侵袭入你的心中时，你有两件事要做：第一，先向怀疑关门——闭上眼不看它——算自己向它是死的。

接着，宣告那新长成信心的生命，是已经在你里面，把一切的力量都拿来相信这件事，举目仰望你所信靠的神：不管环境是怎样，你就是一直地相信，好像那引起怀疑的因素并没有存在似的。这样，树汁就停止供应旧叶，而改流入新芽里去了。

然而这种「脱去旧人」的过程，是一次的举动呢？还是一项渐进的过程？二者兼有。这是一次永远的决定，但也是每日在细节中，逐步地实现完成的。当树汁一开始收回，叶管开始阻塞时，这片叶子的命运就注定了：对此决定再无一刻反悔。每日所进行的，乃是继续地实行这株树的目的：「这片旧叶必须死掉。新叶要活。」对待你的心就是要这样，下个一次而永久的决定：「每一个我所知道的罪都必须赶走。有任何得释放的机会，我都要被释放。」

把十字架——在它奥祕的释放能力里——永不更改地置于你与罪之间，一直放在中间。这是你这一方面必须做的部份。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，除非等到你肯下定决心，离开每一个你所知道或沈溺于其中的罪——每一个罪的思想、言语或行为，每一件与世俗、肉体或魔鬼的纠缠，每一件被神的光一照，就会产生问题阴影的事物，都要离开！不是藉着一连串逐渐地挣扎，乃是藉着一个诚实的宣告举动，用信和顺服持守着。而且，当你按目前所知的这样做时，你还必须决定，对于那些被祂渐进的光所揭发的、一切「不属于父」的东西，这是你从今以后一贯的态度。

从祂那一边呢，神要带来祂复活大能的气息；因为，十字架与空坟墓之间是无法隔得太久的，一旦你真正地要离开一切和罪的纠缠时，那赐生命和圣灵的律，立即就能运行了。祂那除罪的大能在你里面运作，祂的风吹拂在你周围，这会使你「真正地自由」，就如那些年轻的新叶，在去年的老叶都掉落以后，那样地自由。

\*\*\*\*

这把我们带入了积极的一面；因为，当死亡的宣判在旧习性上生效时，新的性情就被彰显。脱离一切已知的罪只是成圣的起点，并非终点。这只是圣洁消极的一面——仅是达到让神能在我们里面，发展祂的理想，且不受到阻碍而已。惟有当严冬的死亡已尽，太阳才能在每一株植物里复甦它的个体，使它的生命丰盛而芬芳。圣洁的意义，远比让旧的枯叶还更多，它是意味着：耶稣的生命要成形在我们里面。

不论我们对祂那可爱的生命，是何等地自觉无能为力，都要站定在这样的地位——已经有隐藏的大能深蕴在我里面，把旧生命的开口关闭，那么太阳就会把其余的部份做好；从那明显的一无生气、不结果子与艰难之中，开放出美丽的花朵来。别让我们因着拖延祂的能力——以为祂要在遥远的末来，才能做成这项神迹，而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」。倘若我们从未见过春季奇妙的景色，当二月天，那光秃秃的果树看来是多么地无望啊！但是，属天的花朵却是直接地迸放，几乎未经过新生长的中间步骤。

请观赏这株开花的灯心草：它的冠毛从一无所有中绽放了出来，从那似乎了无生气的木髓里，竟然频频地开放出茂密的金黄花朵，直到几乎「再无处可容」。噢！除了拥有这样的一位神为我们的神之外，我们的心还需要甚么呢？

一旦我们肯让祂把恩典彰显在我们这些贫穷的心中，做成神迹，就再毋须任何含糊的迟延。基督在地上行许多的异能，都是把大自然一段长期的过程，集中为一项即刻的行动。祂所医好的几位病人，本来照常理看，都只能有某种程度的医治；无花果树枯干，本应花上好几年的；风浪平静下来，本须几个钟头的。每一个神迹的情况，原是包括一段缓慢的过程，但都被神圣的气息加速，而凝缩于一瞬间完成了。

难道我们不能信靠祂在我们心中，也行同样的神迹么？「主看一日如千年。」仍然是真的。从祂那方面，祂不必把第一个使我们成圣的行动，延长至我们的余生才完成。神迹——异能——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而「祂是行神迹的神。」如果我们只对将来的成圣有信心，撒旦会很满足，就如牠会很满足于我们只对「将来的得救」有信心一样。惟有当一个人站起来，决定说：「就是现在，就在此处！」牠就颤抖了。

无论你心里所需要的下一个恩典是甚么，你都能从你那枯干、不结实的光景中起来、相信祂能立即且直接地供应你么？基督的手续非常地简单且迅速：「你们祷告不论求甚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」

而且，不只是我们心里的枯干，神能用祂复甦的气息来对付，就是我们的难处，那些在环境中看来似乎是最不利的事物，祂也能处理。

来看这株金雀花：它经过了一整年，丛上的刺已长得更坚硬，更尖锐了。春天来临，刺并未脱落，也没有变软，它在那儿好似永不妥协一般，然而，从半枝上却出现了两团咖啡色的绒球，起先只是一束斑点，最后却绽放开来——直接就从那些去年的芒刺当中——怒放成一大芬芳金黄的荣耀。

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」（来十二11）如果艰难一直没有消除的迹象，别在意！就是当它看来似乎不可能让步，却使经过了春天，仍然活跃且顽强时，就在此刻，微小的芽儿要出现，不久，就披上了荣耀。接受那在你生活中最艰难的事——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难处，等待神来在那一点上荣耀地得胜。就是在那一点，祂要把你生命中的美花绽放出来。

如此春天的脚步往前踏去，直到它再一次进入加略的阴影中。因为「受」的祝福，并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全部：还有一个新的天地在后头——一个「施」的天地：先在降服中施于神，再在牺牲中施予人。

一朵花若只停留在开花的阶段，就错过了它的目的。我们受造，不是只为着我们个人灵性的发展而已。成熟生命的目的是再造，而非仅仅发展，是要在别人的里面再造出生命。有些人的个性里具有某种倾向，类似花木高度的培养，就是把整个的精力仅发展于开花的方面，而不在乎种子。花朵只是一味地发展自己，花瓣的数目增加，但不再结实。这种不结实的现象，也同样发生在一些人身上。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只集中在喂养他个人的灵性，而无视周遭别人的需要。一朵真正完美的花，它使用恩赐仅做为达成目的的工具。它的漂亮与香甜并非为着荣耀自己；是为着能吸引蜜蜂和蝴蝶前来传播花粉，让它能够结实。当目的达成以后，一切都可失去——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」

我们这些人「蒙拯救，是为着能去救别人」——我们被造，是为着能施予让一切都失去吧！如果因此能使我们给的更多。卵石把一切照射它的光线都吸收了进去，但钻石把它们都反射了出来：每一处焦点都只有一个目的，不是为吸入更多，乃是要射出更多。白宝石脱俗的美丽，是因为在它里面有着同样的过程——显微镜显示，它是层层地碎裂出无以数计的罅缝，而这些罅缝把它所捕捉的每一道光线，都完全地反射出来。

是的，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个极美且可能的生命——充满着深愿给予的热情：完全向神倾倒——也完全为人烧尽：是奉献给「最艰难的工作与最黑暗的罪人」。然而，我们怎样进入这种生命呢？却使当罪的生命已松绑了，我们要如何才得逃脱那紧握住我们的己生命呢？

回到十字架：当我们接受了它，它不只从这被定罪的世界、从罪恶的世界释放了我们，也从外在事物的力量，与己的束缚中释放我们。它不仅敞开了那扇门，通入宣告无罪的世界，以及通入圣洁的世界，并且也是通入一个新的降服的领域中，由此进入牺牲的境界。因为，十字架基本的观念是失去生命，而后再在周围中重新彰显出生命来。

让我们来看上帝的图画。当一株植物成长，它就是再面临一个新阶段的舍弃。

先是那些已死的、变形的枯叶需要脱落——而现在是轮到那些娇美的花瓣：它们必须凋落，不为着甚么明显的理由——似乎并没有甚么部分，因着这番剥落而变得更肥壮。

所以，进入施予境界的第一步，就是如同一个降服——不是向着人，乃是向着神：整个地把我们最好的舍弃。倘若我们把降服的概念，只局限于放弃那些不合法（不对）的事物而已，我们就还未抓住它的真意：那些不合法的事物，本来就不够资格称为是可献祭的「无玷污之物」。

那在十字架上舍去的生命，并非一个罪恶的生命——在那里所倾倒的财宝，都是神所赐，神所祝福的财宝，都是合法而有权利保留的，它被舍弃，仅仅是为了要拯救世界的缘故！

## 第四篇 向一切合法的事物死是通入降服生命的途径

请看这株毛苌：它要开始学习它的新功课了。花萼的小手紧紧地抱住花苞，把美丽的花瓣握托住；当花朵还很小的时候，它们握托的力量就很具弹性——白日里比较松，但仍保持着可收缩的力量，好在风雨中或黑夜里再握紧。但是，请看这株当中的花朵，它已经长成熟了，于是，花粤的小手就整个地松弛——它们都往后卷起，失去了一切再握住花瓣的力量，当神的时辰来到，它们就让那金黄的冠冕（花瓣）自由地飘落了。

我们已学着毛苌的功课了么？我们的手是否已松开，让生命中的美花得以自由飘落？我们是否对一切的事物——包括被祂所分别为圣的财宝——都是松松地握着，准备随时都可脱离？一旦祂来索要时，丝毫无一点儿挣扎？

如果仅是部分地放手，仍然带着可再抓回来的力量，这场新的死亡的胜利就无法赢得。惟有把那尚能再取回来的力量都已全放弃，我们的双手不仅是松开，而且还朝背后卷起；整个地放弃时，这死的胜利方能赢得。死，意味着松松地握着——松弛地再无抓回来的力量。

倘若神照着我们奉献的心愿来作工，有一阵子把我们那些使生活美丽的一切都剥夺了去，也不必奇怪。那些可能是外在的东西——身体的舒适、享受、教育、名声、友情——都要漂走了——只要我们的手拒绝再握住任何一件不是神对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也许剥夺是临到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我们必须离开灵性享受的阳光之境，而去面对一个接着一个受试探的战场，脚掌所踏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被试验过了，几乎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——直到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再无任何的经验、无任何的安息之处留给我们——除了神自己以外——直到我们跌惨了，倒在神身上。

要有信心，像那些花一样，让旧的一切都去吧！赚回祂的福气。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！」这信靠的福气——即使你必须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从一个与世隔绝的情况中来赚到它。你已告诉过祂你只要祂，当祂倒空的工作开始时，你是否还准备好仍这么说呢？单有神够了么？你是否仍呼喊出「我的神！」就如耶稣在祂一无所有时所呼喊的？

是的，实际地与祂一同向合法的事物死，就是放手罢了！就如祂在十字架上放了一切除了神以外。这不是藉着挣扎而达到，乃是藉着简单的降服，就如身体最后降服于那握住它的生理的死亡一样。我们不是在无情铁律残酷的坚持下。放下自己，乃是在慈父的臂弯里，就是在这儿，我们的灵下来，柔软地被融入了耶稣的死中。

这一切看来难么？会不会有一些在今世及来世的生命里的幼稚者，要退缩地尖叫着；「我宁愿一直留在春天！——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一番痛苦的，我就不要伸向那些在前面的事物！」

对这等人，主的慈声说：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」（启二10）当祂赐给你四月，你在其中快乐是对的。在我们里头属天生命成长的每一阶段，在祂看来都是可爱的；祂是雏菊、是小羊和快乐童心的神！也许在你前面并不会遭遇到甚么损失的道路；有些人的人生就如某种地带，整年只有春夏两季交错其间，秋季来去的过程几乎认不出来。当祂爱的阳光成全了更丰盛的收成时，你惟一的事就是在灵里保持顺服。只要祂一吩咐，就准备好让花季过去。以后你将发觉，若试着保留那渐枯的残花，会束缚、毁坏你的灵性，当神说「给」，而你却保留的话，就是损失！

这里再一次，死亡是生命之门：它是一个进入，而不只是一个前进。当前所有的财富，如枯萎的花瓣漂走时，它意味着要释放出新的大能。

我们无法对死亡的意识有感觉，这个字本身就是个矛盾。倘若我们已经实在地跨出了这个世界，而进入下一个世界中，我们就不是感觉到死，我们乃是意识到有个新而奇妙的生命，跳跃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对死亡的意识将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情形——旧的痛苦无法再摸到我们，旧的捆绑无法再囚禁我们，我们实际的意识，将是已经进入了新的存在里：脱离旧有而独立。

在我们学习这新鲜的死的功课时，新的复活生命之流将涌入我们里面，也具有着这种独立性的特点——向一切要满足我们心的任何属地事物，坚强地独立着；是一种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自由，因为没有甚么可保留的。当我们拥有了神，甚么都没有都行，哈利路亚！

然而不仅于此，请读这一段有关野玫瑰的花萼，在时光的长流中，放弃它自己的描写：它开始朝向末端生长，因为它已经算万事都为有损的，那沉默空洞的外貌已经失去——它现在乃是愉快地投向背后，因为在这新的死的同时，一个更丰富的生命已经开始在它心中酝酿——死多少就生多少——因为「以每一次的死，编织出那世界的经线和纬线。」

那被漂走的可爱的野玫瑰花瓣，在「努力面前」的当中，几乎被遗忘了。子囊开始形成——「……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」（约十二24）

是的，当那向着神绝对、无条件降服的功课，已学习完毕后，就有另一个新的阶段在我们里面发展出来。是一个已向着祂完全倾倒出来的生命，必须在向着人完全的倾倒当中，发挥到它的至极与完整。它必须由降服成长至牺牲。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」（林后八5）

再一次回到十字架：若有甚么地方能学到这新的一课，那就是在这里了！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」（约壹三16）必须是那加略山伟大的爱流入我们里面。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」（腓二17）这是那位饮于主的灵最深的使徒所说的话。并且还有——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」（林后四12）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……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」（徒二十24）

死必须是愈来愈深的，因为要释放出来的生命，是愈来愈宽广、愈丰满的不再被我们自己这狭窄的范畴所局限，乃是以无止境的能力，再生在别人里面。死必须接触到我们天性中的泉源，而释放它：现在不只是这件事或那样事必须放下的问题，乃是全然地、无助地、不顾一切地把我们自己整个地放下。死必须临到一切拦阻神透过我们作工的东西上：一切的利益，一切的冲劲，一切的能力——这一切「从肉身生的」，一切只是属人而离开祂的灵的——惟有这样，耶稣的生命，那对罪人强烈的热爱，才能从我们的身上找着通路。

## 第五篇 向自己死是通入牺牲生命的途径

这株蒲公英早在很久以前，就已经放下它金黄的花瓣，达到了它死的顶峰阶段——柔软的子囊现在必须裂开——它把种子不断地给出，不断地给出，直到最后一无所剩。

如果这种方式，正是给予的标准，如果神的百姓肯为着周围的需要。敢冒险让自己成为像基督那般的贫穷，如果当「我」——「我的」——和周围的需要冲突时，能够实在地被放下，不再被考虑的话，那将会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要临到世界——这远近到处都充满了饥饿人群的世界啊！

这崭新死的命运，早已非常清楚地被定义在蒲公英的子囊上：它注定了要被分离，毫无畏缩的现象：它已准备好了，握着它小小的生命，不知何时风要如何吹起，随着自己的意思把它送往何方。它握着自己不是为私有保留，乃是准备好要给出：风会帮忙把其余的部分做好，把它「愿作的心」给「办成了」（林后八11原文）。对那些藉着「常常死」而已被带入这地步的人，即使他们的动作看来似乎有一些努力，也会变得愈来愈自然、自发、充满了一种「属天的不自觉」，只仅仅是基督的爱从里面流露出来的结果而已。我们难道不该呼求神责备我们，到底在哪儿有了拦阻我们被倒空的东西？那拦阻不只是一般常见的自私而已；当这些自私被宝血洁净了以后很长的时间，仍可能会留下一些更狡猾、不易觉察出来的己生命。它很可能与那些看来酷似牺牲的奉献同时存在。却使在对神的服侍中，也许有很大的用处，也有外表的否认自己，但在本质里却仍可能留有对自己判断力的依附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，不知不觉地采用了自己的方法等等。这些深入、遗留在我们生命里的东西，在神的事工上厉害地拦阻了圣灵。这种潜伏的己生命，需要先被交于死地，然后祂的气息才能带领我们到任何地方去，如同风吹送种子一般。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做这最终的奉献？

倘若你问：「难道神真的要把我们倒空得这么深么？」请来看耶稣内在的生活。「我凭着自己不能说甚么。」祂说，「我凭着自己不能作甚么」。「找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」（约五30）祂为人子的生命，虽然毫无罪污，但仍被放下，好使祂能藉着父而活；那么何况我们这些极其污秽一无价值的己生命，岂不更该把它全放下，让我们能藉着祂而活么？

但是，要怎么放下呢？这再一次不是藉着努力与挣扎，乃是藉着在耶稣里向它死。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」——是在我这个人的本质里。我让我自己走向那死；接受这已死的事实，站在这已死的地位上——译者注。）且藉着那与我信心相随的神奥祕的能力，我发现已把这一切做成实际：就是一切捆绑均松脱，而祂能通行祂的旨意在我身上。

请我们来观察，这些野生的荐尾科植物的荚：它必须破裂到最后一根微细的纤维，因这松脱，里面所藏的东西，就能自由地为神使用于周遭的环境里。一切的不情愿，一切的计算，一切的保留都失去了；外皮已大大地张口，让种子能毫不受拦阻地散出。一次又一次地有裂口临到——种子要破裂抽出小芽——叶芽要破裂抽出小叶——花苞要破裂开出美花——如果到了现在（荚）要保留的话，那么一切就都枉然了，「爱就成全了律法」。而牺牲正是爱的生命与呼吸。愿神指出我们每一根尚保留还未破裂的己纤维，愿祂来触摸使它萎缩至死。

请看这些燕麦是如何地把自己倒空出来。注意看子鞘：它是多么慷慨地把一切该布散的都松脱了，以及后来那折起手来一副满足的模样——工作完成后的满足。「她所作的，是尽她所能的。」（可十四8）喔！当所爱的人慈声说出这样的话时，带来何等深的安息！这句话会对我们说出么？

子囊不再企求别的，它只寻找机会要把自己给出去。当风儿把最后一粒种子送走，它的目的就成全了。而花梗也被秋天的狂风吹折地弯了腰。它不只是施舍，且是到最后施舍尽了。因着基督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——他们「似乎贫穷」、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」，这是那群跟随祂脚踪者的记号。

我们在跟随祂的脚踪么？我们是么？这世上黑暗中的人们，是何等地在哭诉、祈求施舍生命和爱的力量！而这些却深锁在那群安坐家中的人的心里。那些物资缺乏地带的人们，是何等闷愁地在乞讨着一些财物，而这些财物却正丰富地储存在神花园中，那些尚未破裂的子囊里，这些子囊还未为祂的世界倒空，还未被祂自由地使用。

我们不是该快乐地给出一切么？并非作难、勉强地把小首饰盒打开一点点，布散几粒种子；而是以神所喜爱的乐意的心情来给。你曾否注意过：通常那些被倒空以后的花萼，会长成像一顶王冠，为它们的职分以加冕的姿态站着，仿佛当给出的时辰临近时，它们以自己能给予的力量为荣。

就在这地上，生命的冠冕与忠心去死的程度成正比；就在这地上，我们若与祂一同受苦，也必和祂一同作王。

惟有当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升起，点亮这一日的黎明，白昼的荣耀才接着而来。惟有在秋季，当庄稼收成，果子秋藏为人食用，那火红金黄的光线，才把树丛与林木染上了夏日所不认识的辉煌。

因此，对我们而言——那被祂的血所洗洁的清纯明净的黎明，那复活生命日出的喜悦，那成长与侍奉的正午之光与温暖，在次序中都是美好的。然而若单停留在这里的话，就错过了荣耀的顶峰。在荣耀的顶峰之先，以前日子中的光亮与明朗，将要变成贫穷与寒冷。生命惟有当它的热与光被交于死地以后，才开始再增大，成为一个向耶稣倾倒而出的生命，并且为祂的缘故倾倒给别人，于是，在那最普通的事物上，就都披上了一层新的美丽，有如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中一般。因着祂的生「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」，有一种美，盛开在这人的生命里，正如当牺牲的时刻来临，美丽开放在果子上一般。

喔！让我们带着这种在神里面，能胜利地吞灭死亡的君尊的喜乐，在周围的环境中，学习向一切属己的事物死吧！祂能使途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凯旋的欢乐，且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荣耀归主名！

而那成果呢，正如秋季的收成，乃是：有一个新的能力被释放出来了，一个向周围的世界再生出生命的能力。赐给基督的应许是说：因为祂倾倒生命以至于死，祂必要看见祂的后裔。如今，祂按着祂孩子们小小的度量，所带领他们的路径，仍是走这条同样的道路。有后裔的应许，是一再重覆地与牺牲有关。例如所给亚伯拉罕、利百加和路得的，这些人遵守了祂的吩咐，丢弃一切，如今在今日都得了超过百倍的报偿。因为「牺牲」是神在祂的工作上，造成增产的因素。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」（约十二24）

惟有这种倾倒而出的生命，是神所祝福的。这生命不留意本身，只盼望能得着灵魂。「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。」（太七7）这是神对祂孩子的幼儿课程之一，而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」（路六38）是紧接而来的下一课。

原因是这样：在一个已准备好让己生命失去的人里面，神的圣灵就能来居住，且不受限制地工作；藉着这内住，祂要在我们里面彰显，祂那奇妙神圣的、满有交通活力的大能——能在周围的人群里，再造出耶稣的形象。

不错，有的时候会有例外的情形：有些人他们向着神那有福的生命，是来自于一种简单的方式，似乎并未经历过艰苦死的过程。就像某种植物，它们的再生只是藉着球根、块茎、吸盘或芽，没有经过我们前所观察的那些撕裂与布散的过程。然而，创造的律：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」倘若这项律要实现在我们里面的话，让我们算一切都是喜乐吧！

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」无论这是在失丧人群中的劳苦，或是在祂子民中，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的生产之苦，两者都会生出生命来。

并非每一粒种子都会发芽，在自然界中也是如此。植物的工作只是去布散种子，不保留，不知道何者将滋长，是这一粒或那一粒，或是两者都一样滋长；一旦布散了，责任就转给那接受它的土地。而植物的目标——这一切发芽，开花和收成的目的——每一粒种子都应带着储存的生命力。

因此，我们的责任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职事对别人看得见的果效如何，乃是在于，这职事必须是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这样的职事将会使我们周围的人直接向神负责，看他们是接受或拒绝祂丰盛的救恩。这种职事，必「有神迹随着」。它会在这等人，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，在那等人，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（林后四16）然而，「他们或听，或不听……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」（结二5）

但是，即使当植物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它仍然不是终了。「在大自然界是没有终点的，每一个终点是一个起点，每一个高峰只不过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罢了。」（注：爱默生）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……就永不停息了。」（创八22）生命引向新的死，新的死又再次回到生命，一再地，当我们认为我们已认识我们的功课时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又在神的神圣螺旋的另一圈的起点上了。「常带着死」是衡量我们生长的尺度。「当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。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」（林后四11）生命常常是很明显的，但那背后每天的死却是看不出来的。

是的，生命是最至极、复活的生命，满有光辉、喜乐而坚强，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是代表祂，这位活着曾死过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者。在这过程中的死门上必须要有压力，但是一道死门并非一处居停之地；过程绝不是意味着是我们灵魂在此停留且一直打转之所，乃是藉着意志通过去而进入前面的光明中。我们可以且必须像植物一样带着它的记号，但是这些死的记号要是让神看见过于让人看见，而最重要且一直是这样的：耶稣生命的流入与流出。噢！让我们别叫不健全或忧郁的阴影遮蔽它；祂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！祂会使我们让祂喜乐的荣光照耀出来。

想想这个奇迹——祂自己的生命之泉，涌溢在我们里面，占据了那些我们已得释放的地方，而把那些旧造一点又一点地埋入祂的坟墓里。「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」（加二20）我们当中太少人经历那隐藏在这位大有能力的内住基督里的源头，太少人明白「我们所有的己纤维都被祂的能力所贯穿渗透」是怎么回事。求主引领我们在这地上，无论代价如何，要进入对此充分的认识里。

而这结果不需因着我们离世而消逝，一旦耶稣接我们去，它会随着我们。照着我们周围所现的迹象、预兆来看，似乎我们毋需尝到死味，似乎所剩下让我们工作与为耶稣受苦的时间已不多了。但是，如果在我们的灵魂被释放进入那完美生命之境以前，那最后一道门仍必需经过的话，神仍能因着祂教会众肢体休戚与共的相关性，使用那些祂已做成在我们里面的，来祝福那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众人，正如植物过去年日中的那些细枝与叶子，当它们的个别性已遭遗忘，但却转为植物新生的生机。神只认识那蓄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无止境的可被成全的事。

我们难道不让祂通行祂的旨意么？我们难道不一路到底地在祂对我们的计划中与祂合作么？——不是像这些「地上发生的青草」无意识地，乃是用荣耀尊贵的自由意志选择的！我们难道不把它们小小生命中的故事，阐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么？

这一切有关它们降服与牺牲的教训，都不是幻想的神祕主义。它们只是随时都可试验（尝试、经历）的实际。喔！它们必须被试验（尝试、经历）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释放的大能中体认了祂的死，我们的家人会很快地发现出我们的改变。

\*\*\*\*

喔！耶稣祢这位钉死者：我要跟随祢的脚踪，求祢鼓舞我走下一步，不论它是引入幽谷，或升入光明，无论我王在何处，或死或生，祢的仆人也必在何处。阿们！